

重論文齋筆錄

流光一狂苒老景頽唐每讀羣籍掩卷卽忘氣日以短
學日以荒偶有聞見類聚以方錄之於筆以當知囊
虛糜翰墨習以爲常積久成帙語焉必詳駁而不醇
雅而無章不堪問世鑿楹而藏敬告友朋非饋貧糧

重論文齋筆錄卷一

蕭山王端履輯

重論文齋舊名悅我軒平屋三楹前饒花木後俯清池爲先君晚間公讀書之所

端履

幼亦肄業其中後

遭家難鵲巢久被鳩居嘉慶丙寅始復故業先君子爰易今名以志感道光戊子余兄弟析爨室歸於子因逼近內室改建樓居而遷書塾於廳事之西南隅仍以舊額顏之不忘本也

康熙乙酉悅我軒落成時毛西河先生年九十四歲矣爲集李羣玉張喬句書楹聯云披雲漱瓊液傍池

觀素書又題一詩於縑素云佳士不恒遇垂老歎積
薪何期跬步間獲此雙南珍意氣旣難量風雅真絕
倫遠過鹿門客豈減藍田人王楊并樓子從此稱有
鄰方今世趨壞高髻徒嶙峋誰謂宇宙寬俯仰空四
垠今聯已鉸木詩尚藏於余家

重論文齋改題後先君子製一聯云扶杖故人來白
首記君攀桂日過牆喬木在青山見我讀書時葢庭
前有老桂兩株花時少年朋好多喜攀折故憶及之
徐古樸觀察 國楠 見而笑曰當指我也

嘉慶丙辰儀徵阮相國師以內閣學士督學浙江按

臨吾郡歲試統覆生童詩以重與細論文爲題限七
排八韻

端履

有句云話聯風雨牀頻對夢入池塘草

又生師閱之笑曰詩句尚佳但是兄弟而非朋友耳
因出二卷示之曰如此方切題汝其識之一卷爲會
稽邵駮一卷爲山陰王文潮也敬錄之於左邵詩云
江雲渺渺朝辭岫春樹依依晚悵晴滿地殘英翻燕
影橫天孤雁送鐘聲當歌頓念人千里對酒空邀月
一觥望遠情懷如有失索居風味似餘醒仙才擊水
泔泔瀉妙論飛花的的明講律學原憑友細求工字
必待君更徒教仰臥摹顏色那得重看歎瘦生獨抱

相思向誰語離惊心夢兩難清

端履案云春樹云滿地殘英則是春暮矣

又云橫天孤雁未免失檢然風簷寸晷之作不可逐字吹毛且因此益見是場中本色未經剛潤也

詩云故交別後知何處但覺茫茫百感生判袂河山
成獨立論文心跡憶雙清樽傾綠蟻空憐酒燼落紅
英黯對檠翳我雲停思夙好想君天末結遙情何勞
刮目推前哲惟願敲詩續舊盟並案丹鉛消蠹字連
牀風雨聽雞鳴雄才自縱無人識卓午相看倍念縈
閒仰屋梁增悵觸誰如庾鮑筆縱橫

端履

案此二詩後刻入浙江詩課

余舊藏抄本通歷十五卷字畫譌脫殊甚因取各史

及通鑑諸書校正一過命工繕寫差可句讀然無從
校正者尚不少也此書前十卷唐馬總撰後五卷張
光庭所續今已佚其前三卷詳見阮相國師學經室
提要此本前三卷不知何人所補與卷四以下文義
迥殊體例亦異舊題李燾殆出依託不足據也

戊戌仲秋從杭賈購得吳履齋

潛

奏議四卷前有其

十一世孫

詔相

原序又有十二世孫

伯與

序稱是刻

汝州公類梓之與續爲六卷汝州公卽指詔相似此
本爲伯與重葺非復詔相之舊且尚有續刻二卷然
案詔相原序稱疏凡六十餘種與此本篇數相符且

始於紹定四年論都城火災迄於臨歿謝表首尾完具卽宋史列傳所稱諸疏亦全載此本中並無闕失不知伯與等所續又是何疏今不可得而見矣

新刻宋鄒浩道鄉集四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學

使桐城姚伯昂師所貽讀師後序知爲鄒二十六世

孫

禾

所刻而李海帆

宗傳

吳梅梁

傑

兩觀察捐廉飲

助之者海帆師同鄉現官山東按察使梅梁會稽人與余鄉會同年甲戌會試又同出師門後官工部侍郎卒於位是書僅從明萬曆中重刊本付梓據王漁洋跋其先尚有正德壬申刻本又聞杭州振綺堂有

南宋刻本暇日當從又邨假校之也

又邨名适孫乃振綺堂後人姓

汪氏能世守遺籍爲杭州藏書第一家

內閣學士向俱由三品京堂陞轉讀講學士雖開列而鮮有超擢者道光戊戌七月特授侍讀學士徐

士芬

平湖人嘉慶已卯進士

侍講學士杜受田

濱州人道光癸未進士

爲

內閣學士

二學士俱在書房行走

並

諭令專心授讀不必到

閣批本徐謝摺云

臣

學慙謏陋職忝清華幸講幄之

趨承光依日月懍禁闈之侍直報乏涓埃五夜自思

寸衷彌惕茲復恭膺與命渥邀逾格之恩畀晉升階

寵荷超遷之秩且免其到閣批本俾得專心入侍沐

鴻慈於至厚揣駑策以難勝臣惟有慎效管窺勉殫
綆汲鵜梁滋愧懼貽牆面之譏蛾術時勤兼勵齋心
之業願揭惴忱於萬一冀酬高厚於九重杜謝摺云
臣一介庸愚備員詞館仰蒙渥眷拔直禁廷以振篋

爲專司僅綴班而旅進幸屢承於訓諭得稍迪其顛
蒙方課授經執簡之程曾無墜露輕塵之效茲復
恩言特沛俾以職居內省官帶容臺步趨丹陛入鶴
籞而知嚴手校紫泥臨黿峯而滋惕自天雨露莫名
逾格之恩近日雲霞倍切依光之願乃復載荷恩
綸專其任使輪直無煩於兼顧曲成更被夫殊施縱

竭蟻忱難酬鴻造臣惟有殫誠夙夜悉志肝宵斯邁
斯征冀靡虧其職業惟高惟厚庶稍答於生成

秀水錢籀石侍郎

載

奉使祭告堯陵回京具奏堯陵

當在平陽不在濮州奉

旨申飭其疏大抵據酈道

元水經注備引成陽有堯陵堯母陵有中山夫人祠
而結之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語爲左證其同年盧
召弓學士文引著議二篇駁之載抱經堂文集蓋侍
郎工於詩畫而考證非其所長此疏尤強辭奪理宜
上干 廷議而下招通儒之指摘也

侍郎有籀石齋集五十卷行世其畫尤爲儒林珍貴

於是市賈作偽欺世贗鼎雜出百無一真余藏折枝

桂一幅蓋侍郎乾隆壬子重赴鹿鳴後所作者舊爲

同里蔡聖涯

濱

故物後歸於予葉用木墨花綴金粟

草草數筆老氣橫秋自題云深被君恩一淺醇中丞

堂啟接如賓泠泠魚麗南陔古濟濟天香桂子新入

裘早開扶杖者三朝生長太平人未能遍語諸前輩

感極歸田已十春壬子赴宴後賦此詩回家索寫此

花索錄此詩者甚衆余亦期望情殷有所不辭然古

人囊螢映雪之事必宜自省九月廿五坐雨寶澤堂

中寫八十五老人錢載先君子跋云籀石先生桂枝

圖真蹟今藏余表弟蔡君聖涯家嘉興人云先生喜作是圖贗者不少當以此本爲證又有湯清泉封翁題云嘉慶丙子閏六月蔡聖涯妹壻出示萬松居士折桂圖七十五老人湯元裕題并觀

封翁今協揆湯敦甫大司農厥

考畫松鷹逼真其臨摹書法直追淳化帖筆意

朱魯齋周禮句解十二卷明成化戊子刻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前有奉勅提督學校奉政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臨川伍福序後有西安府庠生員六名李文煥韓聰許仁宋欽楊鵬宋繪膳寫字蓋福督陝學時令文煥等繕校而屬西安郡守孫世榮

重刻之者其書於經文任意刪節又如天官獸醫之類多有併全職而去之者案諸書所述但言其削序官不載而不言其刪節經文據伍福序稱梓刻久敝傳布頗尠是成化以前有舊刻本矣又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稱明陳儒督撫淮南時曾刊行之是成化後又有刻本矣豈各本俱全而此本獨刪之耶抑各本所刪皆與此本同耶明人刻書每務刪節然多在嘉靖以後不意成化時已蹈此習也

吾郡暑月歲演目連救母記跳舞神鬼窮形盡相鐵

嶺李西園太守

名亨特後官東河總督

聞而惡之勒石示禁通

衢迄今幾六十年風仍未革偶閱章苧白楹諤崖脍
說載江南風俗信巫覡尚禱祀至禳蝗之法惟設臺
倩優伶搬演目連救母傳奇列紙馬齋供賽之蝗輒
不爲害又自言康熙壬寅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
諸村堡競賽禳之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楣甚衆
村氓言神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
月傳食於四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卽
轟然入隴不可制矣噫演劇果可禦災亦當權宜開
禁然吾郡素無蟲孽有驗與否固不可得而知是在
良有司因時制宜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余詢之老農云蝗多起於

北方五六月間南風甚盛蝗不能逆風而竄至南埕
卽比其至則蝗已老而無能爲害未知其說然否

陸說又言建平縣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
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
痘痘證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理有不
可曉者

端履

見近日痘醫吝惜養苗之費不復傳種

及至種痘之時多輾轉購賣貽害無窮又有黠者以
水痘苗充數亦能灌漿結靨誑人酬謝其父母方以
兒痘已出可保無虞不知一遇天災仍罹劫數忍心
害理莫此爲甚故種痘以揀苗爲第一要事當擇紅
潤而圓綻太細則力弱太粗則力猛若沉黑而堅燥

者不可用恐係天痘苗也淡白而平薄者不可用恐
係水痘苗也錢唐梁晉竹孝廉紹壬言今西洋醫必
哈咬善種痘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
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卽見點彼云其國雖
牛馬亦出痘恒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
不應驗然亦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
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是術也余未嘗親驗姑妄
聽之而已

七零八落吾俗諺語謂散而無紀之辭道光甲午冬
族蒸甫弟抱危疾幾殆病中嘗自言我若死則家事

七零八落矣明春病愈余喜作從此餘年號更生詩
五章慰之中有五角六張難作事七零八落最關情
句以俚語入詩恐傷雅道後讀梁諫菴

玉繩

薦亡妾

倪氏疏有七顛八倒五角六張未免生憂何如死樂
語是前人有先我而爲之者七顛八倒亦吳越間諺
語謂諸事不如意也曾憶一書

忘其名遍檢不得

七零八落

作七菱八落謂菱角熟時無不自落此又別自一解
也

恭甫名曼壽爲族南陔中丞師長嗣候選同知

魯春雨學博

名杏秀遷居蕭山七世矣其籍尚係會稽

嘗取陸放翁小樓

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句繪聽花圖小影先

君子題詩曰江南二月春信歸餘寒勒花花尚微風
五風後雨十雨崇光汎被爭芳菲長安得意看不足
一日萬樹猶嫌稀聽花菴主有真賞未與目遇先耳
依簷牙靜數羯鼓點屐齒肯踏泥痕肥雨能催花響
斯應雨消息卽花生機明朝雨歇花更寂拈來在手
散滿衣耳力到處造眼界塵根誤用識者希俗目但
解愛絢爛移棠穠豔天桃緋豈知幻景等泡露色相
雖是聲聞非憑君寄語雨前蕊莫遣紅雨隨風飛道
光戊子嗣君三橋光祿照復出此圖乞余續咏蓋距
春雨之歿已二十二年矣披圖感舊不覺情見乎辭

題云春夢杭州尋不得放翁舊寓錢唐側賣花聽雨
景依然條條門巷分南北魯君名字恰相同約畧詩
詞繪顏色披圖重見畫中人圍爐翦燭情堪憶花耶
雨耶兩無主韻事流傳歸翰墨清明魂斷杜樊川一
樹棠梨奠寒食東風老去太闌珊杏花憔悴無消息
惟有簷前夜雨聲春來猶帶餘寒勒

春雨藏有錢舜舉蘇武歸闕圖筆墨工細先君子以
七古題之云穹廬徧野沙茫茫風吹草低雁南翔蘇
卿乘風還故鄉節旄禿落旃裘涼誰與送者右校王
跗注韎韋犀毗黃仰天握手氣不揚苑結抑塞摧肝

腸從騎跪進，渾酪漿通國。十歲能挽強，射兔掘鼠持。
作糧胡婦對之心，感傷欲別不別牽。衣裳更有涓角，
羝乳羊肱麾不去。鳴聲長子卿，忼慨泣數行。從此分
袂各一方，不復相見母相忘。橐駝驛驂齊足良，行程
蒼茫紀不詳。漢闕峩峩近在望，山川重秀日再光。歸
詣長安朝未央，太牢祭告先帝旁。拜典屬國爲列卿，
道路觀者如堵牆。面目改易鬚眉蒼，丹青圖畫何堂
堂。齧瓊咽雪苦備嘗，不降不辱臣之綱。千載而下誰
頡頏，洪皓朱弁郝仲常。垂示風紀傳無疆。歸詣長安
晚闕居士

遺集本作歸詣北闕未免與上漢闕重複
敬依先君子手書原稿本訂正附識於此

讀汪克寬撰鄭玉行狀云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壻也山谷之名婦孺皆曉以師山之壻竟與同名而不之避師山亦不令改實不可解豈亦王介甫欲據謝公墩意耶

吾邑南五十里河上鎮有巖將廟唐時管氏兄弟長名張實次名張耀季名張聖暨其舅氏董戈甥舅四人並剛方勇烈協力除害後唐清泰中土人周段青以妖術聚賊張實等設計入穴奮勇勦滅鄉人德之歿後建祠並祀 國初土寇石仲方聚眾肆掠一日過其廟門忽見神等四人揮刀追捕眾寇潰散嘉慶

二十五年洪水驟湧籲神保障水勢立退道光九年

瘟疫盛行籲神驅消沈疴咸愈又境內猝遭回祿神

爲返風撲滅里人俞會汾乞余偕諸紳士呈懇大吏

題請封號經署總督魏元煊巡撫富呢揚阿合詞具

題禮部議可 勅封董戈綏佑伯管張實保惠伯管

張耀昭靈伯管張聖普佑伯道光戊戌會汾兄子寶

三等又於廟後隙地創建後殿三楹中祀董戈等四

神左祀文武二帝右祀于忠肅楊忠愍兩公落成以

楹聯爲請余各撰一聯云惠綏桑梓靈佑枌榆不愧

一鄉稱善士爵冠子男庸酬甥舅儼同四嶽視諸侯

右綬佑伯四神十七世陰騭文存惟孝友于兄弟億萬載春

秋志在用勩相我國家右文武黃塵翳地碧血沖霄

冤獄古今同一愍于初謚赤手回天丹心貫日孤臣

先後表雙忠右于楊

二公

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直隸南宮威縣之間有清河
縣地清河威縣之間有山東冠縣地鄆城范縣之間
有鄒縣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江南之宿
遷縣有河南祥符縣地山西之靈邱廣昌二縣間有
順天宛平縣地甚則有如沉邱之縣署地糧乃隸於
汝陽者見顧亭林日知錄所載今不知其然否

夏小正鞠則見注家皆以鞠爲柳星洪百里

震煊謂

鞠非柳星乃虛星也爾雅釋詁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鞠星爲虛星是也其說頗創

李竹嬾

日華

味水軒日記起萬歷己酉正月終丙辰

十二月凡八年釐爲八卷仁和趙晉齋

魏

從知不足

齋所藏竹嬾手錄稿本寫副流傳余家藏本卽從晉齋轉鈔也先君子手校數次間有題跋但寥寥短章不能彙入文集因敬記於左 嘉慶戊寅正月廿二

日寒雨獨坐剪燭閱此吾衰已甚奈何晚聞居士記

嘉慶戊寅二月六日小雨重陰牆隅紅梅正開小

病嗽粥閱此撥悶 君實太僕云近代真蹟零落得

佳臨本亦自不可棄此言甚有會乃知明眼人不肯

作高世眩俗語也 石田去成此書時僅百年徵仲

則二三十年前事也當時已多贗物何況今日善乎

王虛舟之評書曰二王帖但當論其佳與不佳不必

辨其真與不真此有得之言彼執印記絹色以校銖

鎊者猶刻舟之見也 近來市賈所售墨蹟多從法

帖中雙鈎而鑒家所刻法帖又多從摹本上石輾轉

眩幻幾於罔兩問影不謂太僕爾時已盛行贗鼎也
太僕言證真固樂窮僞亦快余直謂真僞平等但悅
目卽爲姝耳 日華手墨余曾見之體雜行草晉齋
手自繕定正本可謂勤矣其間誤會筆意仍作他字
亦時有之

嘉慶甲戌

端履

蒙

恩得與館選是秋九月爲先君

子六旬壽辰遵例加級得六品 封因乞假歸里稱

慶並乞穆鶴舫師

彰阿

轉求英煦齋協揆

和一

聯侑

觴協揆欣然撰句云以少微星流輝奎壁爲鄉祭酒
振鐸東南語旣渾涵字極雄健先君子見之色喜爰

錢木懸諸廳柱

端履乞假歸穆鶴舫師亦手製一聯贈行云斯室有蘭生靜契其人若竹

喻虛懷端履至今寶藏之

仁和趙大川測字吳山乾隆己卯姚米山神拈得死

字大駭大川曰君問何事曰功名大川曰必中上一

畫是第一名下夕已各具己卯之形可預賀姚果於

是年領薦有問婚姻者亦拈死字大川曰吉下夕已

有死央之形上一畫乃一對死央同到老也又有拈

一字以問疾者大川曰必亡一乃生字末筆死字起

筆也其人果不久病卒見武林人物新志後有李殿

吳山亦極靈驗有某欲娶妾者就李問之拈得一節字心頗不懌又舉一物乃燭臺一事李曰卽刻就成

汝欲娶二人耶以卽上有兩個字也此必是偏房以
洞房花燭只得一枝耳又有問之者亦得一節字復
舉一物乃鏡一事李曰汝欲娶再醮妾耶以兩個俱
不成郎也此必汝舊御之婢棄之而今復收之所謂
破鏡重圓也又有問功名者拈得困字復舉一物乃
弓一張李曰不佳木塞口內如何說得出好來有弓
無矢如何命中得
來其機巧多類是

余舊藏毛西河先生尺牘一冊內一札云大興周雪
客係樸園先生之子廿年老名士作太原參軍候補
州牧今暫羈湖頭彼極慕老世兄才望因匆乍之際
不敢溷謁聞淮安杜湘草已致意過矣弟明日仍攜
尊湖舫敢邀我世兄枉駕作竟日之會不敢具簡竟
煩主爵不知我世兄肯慨然否若可則示小价以便

明早候迎囑切囑切彼有自註南唐一書以陸爲主以馬爲註且遍搜諸書統注其下妙不可言若早見此書則專刻書者可以不用二本矣彼云馬書在江南有之可以索寄但此人將之閩粵恐不能卽得耳云云端履案周書今不知尚存否近得南唐書注十入卷係青浦湯運泰所著徵引極爲詳贍想較周書有過之無不及爾

阮雲臺師擘經室集紀任昭才事云昭才鄞人善泅海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渠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

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洄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嘗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觔甚精壯遭颶沉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令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沉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

尺矣繼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
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
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乃命昭才入水
師營食兵餉擢爲武弁

康熙乙酉 翠華南幸野人於輦路所經種菜數畝
豫以紅花子按萬壽無疆四大字界其間花開似由
天瑞 聖廟停鑾賜覽載陳聶恒邊州聞見錄

余同年李冠山比部

周南

授職後卽乞假旋里匆匆

話別未及細論文也瀛洲筆談載其揚州楊柳枝詞
二首云廿四橋邊初種時紅樓對舞闌腰支吹簫又

去空惆悵可有隋宮舊柳枝幾樹垂楊管別離竹西
亭外送歸時劉郎題後留春色更蘸清波續妙詞昔
王文簡公以綠楊城郭是楊州句得名今讀冠山詩
洵足步後塵矣

道光丙申族恭甫弟讀書石巖山寺余擬上巳日招
同盧夢薇學師梁筍輿往訪因禪廚小劫不果遂共

飲於重論文齋翼日盧以詩五章爲謝因次韻答之
云力從文海挽頽波世肯公孫曲學阿校罷詩書延
愛日鱣堂春酒頌三多滿徑莓苔綠未除官衙清曠
似吾廬小輿風雨衝寒去猶勝長安薄笨車水有淵

源木有根文章翦韭細重論昌黎體製南豐格果孰
卑靡果孰尊酒味新樽挹惠泉醉來成佛亦成仙匆
匆萬事從頭過放浪江湖不計年石頭路滑罷行滕
石巖寺旁有一覽亭先君子題其柱聯云立定
脚跟不怕石頭路滑放開眼界且看江上峯青慙愧
山中苦行僧彼自參禪吾食肉兩無罣礙我猶能

省城趙大川李殿颺測字多驗余前已紀其事矣因
憶嘉慶甲子科鄉試後因彙試優行留寓吳山暇日
信步運司河下見一卜肆遂過問焉術者亦令書一
字余卽以甲字與之術者曰君今科不中矣甲字分
明是中字上被一畫攔住如何申得出頭來然有小

功名可望甲字下加二畫便是里字鄉舉既無分里
選其可得乎然將來必得科甲里字申出頭上加一
撇一畫便是重字非重重科甲而何況內中自有甲
字乎然必須再遲三科方得以下又有二畫攔住故
也言畢復曰吾言果驗君亦當重重謝我相與大笑
而出後是科果以優行貢成均閱三科庚午始登鄉
薦甲戌成進士其言一一皆驗

甲子至今已三十餘
年後屢過其地見門

已易肆無從訪其踪蹟矣
乙未花朝日對雨重記

遂寧張船山太守

問陶

移疾去官僑寓吳閫別營金

屋藏嬌夫人不知也一日攜游虎邱而夫人適至事

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蜀道連秦隴暗畫蛾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妬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已向銀河露小星

嘉慶庚午余忝膺鄉薦主司爲諸城劉文恭公

鏗之

今大學士滿洲穆公

彰阿

關防嚴肅弊絕風清有同

年徐某者家赤貧向在吳山測字餽口亦預斯選一日其房師某公置酒飲其所得士酒半笑曰向來榜放外間不無物議今科吾知免矣徐起對曰誠如尊諭但言閭墨平平耳某公哂曰此由諸君並無佳作

故耳吾輩不敢不盡心也同堂一噓而罷

定例拔貢每闈十二年逢酉歲一舉行嘉慶辛酉劉

文恭公

公名已見前

督學吾浙所拔皆知名之士其未與

選者造爲蜚語有兩袖清風繩祖武一雙瞎眼報君

恩之句

師左目微青

公知之亦不與較也至庚午來主浙

試其拔貢生無一人獲雋者榜後羣相進謁公慰籍

良久問所以被擯之故或詭言未經房薦或託辭病

不完場互相掩飾有某生者性戇直從懷中出其落

卷曰某實薦而不售公閱之笑曰此竟是吾所黜者

汝不聞吾素稱一雙瞎眼乎無鞅鞅也某惶懼謝罪

而已

平湖錢稚農

名士馨一名勳

少游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

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相從也稚農恥之即日還里假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爲少矣乃尚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以爲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爲通儒見初月樓聞見錄

余歲以家釀饋盧夢薇學師師率賦一詩爲謝因次

其韻答之云壯懷消盡便成衰新釀三年卽舊醅學

佛未成姑飲酒也將一滴供如來

丙申○師前詩有白水長齋是世尊

句故作一長生不可學何處覓爐丹有酒樂今夕關

心惟古懽燭隨人悄悄梅飽露溥溥

是年冬暖霜不見白歲除梅花

盡老矣無他望相期保歲寒

丁酉未能廣厦歡寒士聊

且窮年對麴生歲盡不知人事改半酣猶聽客談兵

戊戌○歲事倥傯而師論文不倦故戲及之

煙草名淡巴菘景岳全書謂自萬曆時始出於閩廣

故明以前無咏之者讀翟晴江

灑

無不宜齋稿有五

言排律一篇組織工細布置妥貼錄之於左云耕地

栽瑤草能令四德俱占肥同黍麥望影接菱蒲載采

香何烈云黃葉已枯縛箱通遠賈懸旆售交衢梯削

堆初積絲分縷不羸輕柔搓柳線瑣碎落金麩蘭屑
紛攪和蘇膏暗洽濡慕羶情自切嗜炙性無殊費薄
錢挑杖饒深唾溢盂細筒裁竹箭夾袋製羅襦佩或
隨鳴珙攜常倩小奴鏤金抽箇籥律管實葭苧藉艾
頻敲石圍灰尚撥爐乍疑伶兼籥復效雁銜蘆墨飲
三升盡烽騰一縷孤似矛驚焰發如筆見花敷苦口
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兼岑草亂醉擬碧筩呼吻燥
寧嫌渴屑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沆漑潤龍胡幻訝
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祕厭火國非誣繞髻
霧徐結盪胸雲疊鋪積青凝斗室橫碧漾紗幮七灼

心除疾三熏胃滌汚含來思邈邈策去步于于款客
尤先茗澆書不待醞澀回嘗橄欖疫辟浸茱萸洱海
諸糧紉番禺菊醬輸作騷多臙馥採藥早遺珠郭璞
箋仍缺嵇含狀莫摹滇南功獨奏閩右路羣趨種未
周三甲風先布八區相思名旖旎呵應語模糊損益
人憑說辛芳爾不渝詩腸緇恐涅吟謝淡巴菰晴江有瓜

子一律亦佳因附錄之初窺玳瑁影斑斕細認南金
瑣屑攢脫口乍同蔬甲破出膚還作瓠犀看頻分小
令拳鉤弋未歎衰年齒缺殘佳種
莫教饕餮盡明朝再嚼水晶寒

余辛未出都夜宿泰安旅店見壁上有二絕句不著
姓名云琳宮夜半喚朝天風動銖衣月正圓長跪瑤

塔齊獻壽一年一度會羣仙羣仙拱手問平安一曲
霓裳坐上看燭影搖紅人未散金烏騰彩已三竿想
是進香泰岱者之所作也

讀陳扶正

名善仁和籍嘉慶辛酉孝廉

損齋文集內書喀什河經

石後一篇云此石爲唐古忒所書綽霍勒贊且經嘉

慶己卯秋徐舍人星伯

名松上虞人遷居京師遂隸大典籍嘉慶乙丑傳臚官翰

林院編修湖南學政緣事謫戍伊犁有年後復官內閣中書

從伊犁將軍晉昌獵

於喀什河得諸吉里自虎嶺嶺下舊多石璞上鑄蒙

古及唐古忒字佛經蓋其先祭石爲主以祀神謂之

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而右橫行讀之特紀

元無可考哈什河爲烏孫國距京萬有一千餘里星
伯載歸贈余余載以歸杭又越三千餘里荒徼文字
見於吾杭者不少雲林寺借秋閣有咸平三年外裔
所進貝葉梵經萬松嶺烏龍社有蒙古字鐘銘今是
石又越萬有四千餘里而至金石之刻日出不窮豈
獨茲石也哉

扶正性情真摯湯協揆督學江蘇時延
入幕中校閱未及半載辭歸蓋協揆規

矩整肅非禮不動而扶正
衣冠落拓不修邊幅故也

嘗見一書

忘其名

載家中失物集其僮僕婢媼取狼巾

燒之則竊者股栗伏罪梁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
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

之網緣督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
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許周生駕

部宗彥

謂卽狼巾未知所據

狼巾或作狼筋學士有七律一首咏之云此蟲

真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機雀結房嫌綴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紉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翦風六十餘年遺蛻在

那堪重問主人翁

此條甫錄訖偶閱居易錄

卷十

載段成式云云與

此所說小異彼云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此云是
蟲窠究未知孰是

西域聞見錄八卷長白八十一所撰載新疆事實甚
詳然語多夸誕不可盡信如記控噶爾云其建都之

城南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南大江三
山河藪澤不可勝計之類與趙甌北所言迥殊知趙
爲得實矣

甌北名翼江蘇陽湖
籍乾隆辛巳探花

又言新疆有八叉蟲形類土蛛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
短紫口口有四歧徧身黃綠爲章皮裏透明如繭蠶
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
逐人噬人最爲毒惡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
人輕卽取其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
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云茜
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云云

端履

案新疆自入

版圖以來迄今幾及百年此等孽蟲想久已消歸烏有矣

端履

又案王肯堂續醫說引馬氏日鈔云回紇有
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
一吐則解想卽此蟲

又言鵬之黑而大者名骨岔翎健多力生回地深山
中至巴達克山益西黑鵬尤大而猛鷲飛則兩翼垂
雲高如駝象所過之處人皆避屋中往往攫去牛馬
翹翎墜地長輒八九尺或丈餘 端履 案此恐亦是駭
俗之談不可據爲必有也

士冠禮主人戒賓鄭注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卽論語樂多賢友之一義

道光癸巳邑有北海塘改建石隄之役余舟輿來往間日查工時值連歲大祲飢民載道惡少蜂擁登門婦女呼號求救余解紛排難屢致傾囊鄉人亦甚德余殺雞治具相見無猜偶成四絕皆當時實事也荒蕪一片鎖寒煙舊是膏腴上上田翻覺潮平江岸闊拾來沙蟹小於錢

沙蟹俗名沙蛆不可食以小盤雜沙水養之靜細可供清玩而已

池塘閣閣吠青蛙雨過秧田歇水車聞說城南無點

滴一江如練湛紅霞頭網留我試新茶料理雲鬟半
驪鴉臨水柴門三兩屋庭前一樹碧桃花繞籬雞犬
倉皇日隔岸風濤瀕洞時一一問名相慰籍就中明
豔數文姬

何問材太常

培德

余中表兄弟也在京行走有年移

疾回里後膺末疾輾轉牀蓐而長子病亡遂一慟而
絕余以詩哭之云老去無聊矧喪明悲來翻覺死生
輕一官仙蝶真同伴廿載沙鷗賴主盟觴詠關心會
有約光陰彈指太無情撫棺我亦傷前事看到淒涼
淚暗傾

余中年以後故交零落舊時朝夕過從之地今至其門俱不得入因以一詩寄懷云壇坫當年此主盟後園花竹尚縱橫春風莫認堂前燕細雨還啼柳外鶯玉軫七條今寂寂銀河一水古盈盈行吟偶向門前過滿樹緋桃正落英

各州縣凡遇行禮坐班之地文東武西紳士隨文職就東班耆老隨武職就西班一日班退有武弁某者忘其姓名頗諳文墨戲語余曰某得一詩贈君遂誦之云瑤階咫尺隔仙凡班判東西禁往還君是儒官隨令尹神仙多半就西班相與大笑而出

吾邑名醫張樹堂

應椿

於古今醫書無所不藏亦無

所不讀且精賞鑒工篆刻是以文士多與之往來然
性迂僻每讀一書卽用其中方散以治病有誦之者
曰君可謂書之所至病亦至焉又有某者亦精醫理
而讀書不多所用方散不過一二百種又有誦之者
曰君可謂書之所盡病亦盡焉

產婦爲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視手足癱瘓名
曰蓐風用荆芥穗一味新瓦上焙乾爲細末豆淋酒
調下二錢卽愈古人隲括其名曰舉卿古拜散蓋用
韻之切語舉卿爲荆古拜爲芥見王肯堂續醫說

端

履案此方最佳余嘗舉以語人全活者亦不少矣或曰氣體虛寒者奈何余曰於十全大補湯中加此味以配之則並行不悖矣

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陳仲魚孝廉傳曰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

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臯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端履案祭統上有大澤則

民夫人待于下流流字對上澤字而言今論語自以上下對文斷不得有流字當依石經爲是

景東程月川中丞

合章

巡撫吾浙儉德清風士民至

今愛戴吾邑有西興改築條石盤頭之役公輕騎查閱先期移書司事曰吾到西陵日已中矣勢不能不一餐今與諸君約鮮果四碟雞鴨魚肉豆腐作羹青菜作湯六盂而止其餘執事人役已各給飯錢命其在舟中煮食不令登岸衆嫌其太簡時湯協揆以侍郎丁憂家居主局事曰中丞人極誠樸竟遵其命可也翌日渡江相見歡甚命辦工紳士共案同食笑語移時掛帆回省有一點吏語余曰某今日亦與撫軍同食予驚問故曰撤下殘肴某等羣聚而噉之非與

撫軍同食而何滿座粲然

余家舊藏麻姑仙壇記先君子跋云此玉煙堂搨本之佳者猶字上石蝕處尚不損字今本則蝕痕直下矣張樹堂說如此乙亥黃梅對雨記於十萬卷樓

端履

案張樹堂名已見前余家藏兜沙經尚是伊所贈辛卯雨窗展閱因題一絕云故人長往成千古文采風流尚宛然一卷兜沙曾手授愴懷三十二年

前
下第情懷最難消遣然鄉試落解尚無失其爲故我至會試被黜則親朋絕跡僮僕垂頭加以黃金已盡

囊橐蕭條翹企家鄉茫茫天末此種淒涼光景真有
令人不堪回首者余有句云到門茶竈都無餓訪友
梨園大有人蓋紀實也又有某詩云路經花市都無
色風動蘆簾別有聲亦覺逼肖

又某鄉試落解詩中
聯云怕逢道路談新

貴未免塗泥有
故人語極益藉

或問未免塗泥有故人句與下第何涉曰此正無
聊極思益見同病相憐苦况若出諸新貴口中便
是富貴驕人矣然則得第詩當若何曰余有二絕
云三十五年纔一第旁人爭羨我心傷秋風鍛翮
尋常事親見槐花七度黃神仙方許到瑤臺丹鼎

今朝幸一開同學少年裘馬客半提玉尺去量才

惠定字

棟

云朱子詩伐木許許傳引淮南子云舉大

木者呼邪許邪許是舉木之聲非伐木也

端履

作王

聚泉家傳有聞邪許聲自遠而近句蓋本其義

罷官光景較之下第尤難爲懷吾郡王笠舫

衍梅

大

令詩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未免強爲

歡笑也不如昆明李橋東

芬嘉慶己巳進士
宰吾邑凡六年

大令云

老吏多情猶送酒黥奴託故半歸家又云早起轉調

琴入趣夜眠乍聽鼓無聲情形愈覺宛然

又有鬻其
宅於他姓

者後過其舊居詩云舊時門徑已全更尚剩塔前兩
紫荆路上旁人憐舊識籬間小犬吠無情相迎僮僕

都呼容細看琴書別有名多事
主人勤問訊檉軒會記手經營

仙游有殷某者酷好作詩一日患腸癰甚篤其甥往
問之某於枕上朗吟云君才酷似何無忌我病難尋
押不盧言訖而殺人但服其垂危神明勿亂而究不
知押不盧爲何物余案王肯堂續醫說引志雅堂雜
抄回回國西產一物狀如人參名押不盧取者若傷
其皮毒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先開大坑令四旁可
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繫於犬足用杖擊犬犬奔逸
則此物拔起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取出別用藥製
之若以少許磨酒飲之卽遍身麻痺而死別以少藥

投之卽活昔華陀治病先以酒服麻沸散旣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滿腸滌胃恐卽此藥云云未知其說然否然此老臨終尚憶及此可謂博矣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弓陳仲魚鱣云韓非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

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覽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淮南汜論直躬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

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

鄭據之孔以古弓字從身訓爲直身失之鑿矣釋文

木作弓

吾邑陸文恭公珍藏其封公所遺木畫其形製詳袁簡齋新齊譜

中余在京師時時見之後十年題陸左行小照云慣

在小詩巢裏住小詩巢文恭公齋名五湖歸夢未全荒春明聽

罷尚書履相見都驚髣有霜曾記天然聽瀑圖十年

想像已模糊細將舊事從頭問此畫而今尚在無蓋

左行依文恭居最久也

吾邑前明魏文靖公

驥

在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舉

俸貲付之同鄉子其人請封鑰公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壻以偽銀易之比公歸令工碎之則偽也工語蒼頭曰某嘗爲此物出予手將毋是乎蒼頭以告公曰慎勿洩彼將不安已而事稍露同鄉子攜貲以償公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偽易者

又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發其已費用一紙裏餘尚在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

若寘之法非惟壞此吏名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以上二則大同小異當是一事傳聞者潤色其辭
遂分而爲兩耳公清風儉德至今鄉里猶稱道勿
衰呼爲魏老尚書而不名又有言公年九十餘尚
康健如常一日有饋生魚者公命畜之池則已薨
矣乃亟沐浴肅衣冠而逝衆遂目公爲此魚之精
所化是則委巷之談不足以徵信也

嘉慶丁巳阮相國師科試吾郡經解覆試相國笑曰
汝等經學吾已盡知之矣皆出於記誦而尚無心得
也今日且試詩賦可耳乃以得意忘言爲賦而詩則

爲金銅仙人辭漢歌七古

端履

上堂繳卷公閱之曰

汝賦雖清麗未能脫唐人窠臼汝詩頗能規撫長吉
吾爲汝點定付刻可耳詩曰漢家宮樹啼鴉急瓦當
苔繡鴛鴦濕通天高闕日曠矚銅人獨背西風立西
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
通燿拜罷竹宮祠上陵霍霍磨刀吏豈有神仙妖妄
耳吉雲寶甕起狼煙銅人淚滴金盤水許昌宮殿漳
河船授禪碑前露溢田願歌黃鵠三千歲移得金莖
五百年瓊裹駝裝辭漢始躍入河流牽不起沒髻還
揚砥柱波題胸羞勒當塗字河上行人說未央摩挲

故物總淒涼他年銅雀風吹折空有三臺對夕陽末
二句蓋師所手改也

昔有嘲新婦回門詩云奴僕隨行俱欸欸夫妻偕至
卽雙雙案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
獸左右有首名曰跖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
注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引舊
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
離散或以爲鳥或以爲獸未知孰是

余在清江浦曾喫過河豚一次大約味似螃蟹而鮮

嫩過之店主人亦甚慎重菜葉緊裹以醬燒之其毒在肝子次之血又次之必洗滌淨盡然後可烹故至少必須一二時之久由今思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何必冒險於數千里外哉

酈道元水經注

見漸江水篇

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

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嘉慶辛未秋暮余偕周末莽同年棧往游山面迎人愈轉愈曲真令人應

接不暇夜宿山寺未葺約窮西龍湫之勝明日飯後
徒步而進山石壁立劣僅容趾兩土人舁之而行惴
惴惟恐失墜蓋下臨不測之淵亂石嵯峩水聲澎湃
險莫甚於此矣偶因憶及錄之

以上兩則皆生平蹈險之事故書之以爲子孫戒
曰河豚斷不可食五洩斷不可游

魏文靖公諱銀之事已載於前又有言公於每歲除
夕必肅衣冠於大門之外祝曰凡有孤魂今夕無處
棲止者俱到僕家度節堂上則盛設酒醴以饗之元
旦昧爽復衣冠送出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邑有鉅公欲攘族衆香火地爲墓基而不可得乃結
壙於其前而葬焉族衆果凋零殆盡而鉅公之墓亦
漸淪於水余有詩傷之云衰草西風颯颯涼一年一
度弔斜陽遺書零落悲身後斷碣叢殘認道旁回首
重門巢翡翠關心孤冢臥牛羊白頭野老翻惆悵敝
屋猶留一瓣香憶鉅公居鄉意欲追蹤文靖而賢否
相懸若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耶傳聞有某縣生某
過其鄉先達墓者
作詩云石馬嘶風落照寒葉門松栢半摧殘曾移別
姓墳千穴憶賜前朝祭九壇滿地榛蕪狐兔窟一盂
麥飯子孫難行人畧識碑
中字指說頭銜是講官

道光戊子先繼妣周太宜人年七十矣召

端履

兄弟

謂曰吾老矣不能捫搗家政汝兄弟年俱長成自應各立門戶此出於吾意非汝兄弟不和之故可不必寫立分書轉致存形迹也

端履

及弟

端蒙

俱敬應命

迄今已十餘年各有增益此可爲後世子孫析爨良

法

後有挑端履兄弟補立分書者端履兄弟各唾其面曰此太宜人面命也汝欲我兄弟受不睦之名乎抑欲令我兄弟受不孝之名乎其人慙沮而退

邑有某公者有子五人已析爨矣慮日後兄弟之爭競也時時寫立遺言朝令暮更然防之愈密罅漏愈多歿後兄弟各執一紙以構訟先君子每舉以爲戒周太宜人立分書承先君志也